# 中阿含經/卷第 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五十六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六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二○四）晡利多品羅摩經第三(第五後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於東園鹿子母堂。

爾時，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堂上來下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我今共汝至阿夷羅婆提河浴。」

尊者阿難白曰：「唯然。」

尊者阿難執持戶鑰，遍詣諸屋而彷徉，見諸比丘，便作是說：「諸賢！可共詣梵志羅摩家。」諸比丘聞已，便共往詣梵志羅摩家。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阿夷羅婆提河，脫衣岸

上，便入水浴，浴已還出，拭體著衣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立世尊後，執扇扇佛。於是，尊者阿難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梵志羅摩家極好整頓，甚可愛樂，唯願世尊以慈愍故，往至梵志羅摩家。」世尊為尊者阿難默然而受。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梵志羅摩家。

爾時，梵志羅摩家，眾多比丘集坐說法，佛住門外，待諸比丘說法訖竟。眾多比丘尋說法訖，默然而住。世尊知已，謦欬敲門，諸比丘聞，即往開門，世尊便入梵志羅摩家，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，問曰：「諸比丘向說何等？以何事故集坐在此？」

時，諸比丘答曰：「世尊！向者說法，以此法事集坐在此。」
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集坐當行二事：一曰說法，二曰默然。所以者何？我亦為汝說法，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

時，諸比丘白曰：「唯然。當受教聽。」

佛言：「有二種求，一曰聖求，二曰非聖求。云何非聖求？有一實病法、求病法，實老法、死法、愁憂慼法，實穢污法、求穢污法。云何實病法求病法？云何病法耶？兒子、兄弟是病法也。象馬、牛羊、奴婢、錢財、珍寶、米穀是病害法，眾生於中觸染貪著，憍慠受入，不見災患，不見出要，而取用之。云何老法、死法、愁憂慼法，穢污法耶？兒子、兄弟是穢污法，象馬、牛羊、奴婢、錢財、珍寶、米穀是穢法害法，眾生於中染觸貪著，憍慠受入，不見災患，不見出要，而取用之。彼人欲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者，終無是處。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，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者，終無是處。是謂非聖求。

「云何聖求耶？有一作是念：『我自實病法，無辜求病法，我自實老法、死法，愁憂慼法，穢污法，無辜求穢污法。我今寧可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求無老、無死，無愁憂慼，無穢污法無上安隱涅槃。』彼人便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者，必有是處。求無老、無死，無愁憂慼，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老、無死，無愁憂慼，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者，必有是處。

「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，亦如是念：『我自實病法，無辜求病法，我自實老法、死法，

愁憂慼法，穢污法，無辜求穢污法，我今寧可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，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耶？』我時年少童子，清淨青髮，盛年年二十九，爾時極多樂戲，莊飾遊行。我於爾時，父母啼哭，諸親不樂，我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護身命清淨，護口、意命清淨。我成就此戒身已，欲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，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故，便往阿羅羅伽羅摩所，問曰：『阿羅羅！我欲於汝法行梵行，為可爾不？』阿羅羅答我曰：『賢者！我無不可，汝欲行便行。』我復問曰：『阿羅羅！云何汝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耶？』阿羅羅答我曰：『賢者！我度一切識處，得無所有處成就遊。是故我法自知自覺自作證。』

「我復作是念：『不但阿羅羅獨有此信，我亦有此信，不但阿羅羅獨有此精進，我亦有此精進，不但阿羅羅獨有此慧，我亦有此慧。阿羅羅於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。』我欲證此法故，便獨住遠離、空安靖處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獨住遠離、空安靖處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不久得證彼法。證彼法已，復往詣阿羅羅加羅摩所，問曰：『阿羅羅！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，謂度一切無量識處，得無所有處成就遊耶？』阿羅羅伽羅摩答我曰：『賢者！我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，謂度無量識處，得無所有處成就遊。』阿羅羅伽羅摩復語我曰：『賢者！是為如我此法作證，汝亦然，如汝此法作證，我亦然。賢者！汝來共領此眾。』是為阿羅羅伽羅摩師處，我與同等，最上恭敬、最上供養、最上歡喜。

「我復作是念：『此法不趣智，不趣覺，不趣涅槃，我今寧可捨此法，更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。』我即捨此法，便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已，往詣欝陀羅羅摩子所，問曰：『欝陀羅！我欲於汝法中學，為可爾不？』欝陀羅羅摩子答我曰：『賢者！我無不可，汝欲學便學。』我復問曰：『欝陀羅！汝羅摩子，自知自覺自作證何等法耶？』欝陀羅羅摩子答我曰：『賢者！度一切無所有處，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。賢者！我父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，謂此法也。』」

「我復作是念：『不但羅摩獨有此信，我亦有此信。不但羅摩獨有此精進，我亦有此精進。不但羅摩獨有此慧，我亦有此慧。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此法，我何故不得自知自覺自作證此法耶？』我欲證此法故，便獨住遠離、空安靖處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獨住遠離、空安靖處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不久得證彼法。證彼法已，復往欝陀羅羅摩子所，問曰：『欝陀羅！汝父羅摩，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，謂度一切無所有處，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耶？』欝陀羅羅摩子答我曰：『賢者！我父羅摩，是法自知自覺自

作證，謂度一切無所有處，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。』欝陀羅復語我曰：『如我父羅摩此法作證，汝亦然，如汝此法作證，我父亦然。賢者！汝來共領此眾。』欝陀羅羅摩子同師處，我亦如師，最上恭敬、最上供養、最上歡喜。

「我復作是念：『此法不趣智，不趣覺，不趣涅槃，我今寧可捨此法，更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。』我即捨此法，便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已，往象頂山南，欝鞞羅梵志村，名曰斯那。於彼中地至可愛樂，山林欝茂，尼連禪河清流盈岸。我見彼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地至可愛樂，山林欝茂，尼連禪河清流盈岸，若族姓子欲有學者，可於中學，我亦當學，我今寧可於此中學。』即便持草往詣覺樹，到已布下敷尼師檀，結跏趺坐，要不解坐，至得漏盡，我便不解坐，至得漏盡。我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便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。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，便得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。生知生見，定道品法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「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我當為誰先說法耶？』我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寧可為阿羅羅加摩先說法耶？』爾時有天，住虛空中，而語我曰：『大仙人！當知阿羅羅加摩彼命終來至今七日。』我亦自知阿羅羅加摩其命終來得今七日。我復作是念：『阿羅羅加摩！彼人長衰不聞此法，若聞此者，速知法次法。』

「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當為誰先說法耶？』我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寧可為欝陀羅羅摩子先說法耶？』天復住空，而語我曰：『大仙人！當知欝陀羅羅摩子命終已來二七日也。』我亦自知欝陀羅羅摩子命終已來二七日也。我復作是念：『欝陀羅羅摩子！彼人長衰不聞此法，若聞法者，速知法次法。』

「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當為誰先說法耶？』我復作是念：『昔五比丘為我執勞，多所饒益，我苦行時，彼五比丘承事於我，我今寧可為五比丘先說法耶？』我復作是念：『昔五比丘今在何處？』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，見五比丘在波羅[木*奈]仙人住處鹿野園中，我隨住覺樹下，攝衣持鉢，往波羅[木*奈]加尸都邑。爾時，異學優陀遙見我來，而語我曰：『賢者瞿曇！諸根清淨，形色極妙，面光照耀。賢者瞿曇！師為是誰？從誰學道？為信誰法？』我於爾時即為優陀說偈答曰：

「『我最上最勝，　　不著一切法，

諸愛盡解脫，　　自覺誰稱師。
無等無有勝，　　自覺無上覺，
如來天人師，　　普知成就力。』

「優陀問我曰：『賢者瞿曇！自稱勝耶？』我復以偈而答彼曰：

「『勝者如是有，　　謂得諸漏盡，
我害諸惡法，　　優陀故我勝。』

「優陀復問我曰：『賢者瞿曇！欲至何處？』我時以偈而答彼曰：

「『我至波羅[木*奈]，　　擊妙甘露鼓，
轉無上法輪，　　世所未曾轉。』

「優陀語我曰：『賢者瞿曇！或可有是。』如是語已，即彼邪道經便還去，我自往至仙人住處鹿野園中。時，五比丘遙見我來，各相約勅而立制曰：『諸賢！當知此沙門瞿曇來，多欲多求，食妙飲食，好粳糧飯，及麨酥蜜，麻油塗體，今復來至，汝等但坐，慎莫起迎，亦莫作禮，豫留一座，莫請令坐。到已語曰：「卿！欲坐者，自隨所欲。」』我時往至五比丘所。時，五比丘於我不堪極妙威德，即從坐起，有持衣鉢者，有敷床者，有取水者，欲洗足者，我作是念：『此愚癡人！何無牢固？自立制度還違本要。』我知彼已，坐五比丘所敷之座。

「時，五比丘呼我姓字，及卿於我。我語彼曰：『五比丘！我如來．無所著．正盡覺，汝等莫稱我本姓字，亦莫卿我。所以者何？我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。我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。生知生見，定道品法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』彼語我曰：『卿瞿曇！本如是行，如是道跡，如是苦行，尚不能得人上法差降聖知聖見，況復今日多欲多求，食妙飲食，好粳糧飯，及麨酥蜜，麻油塗體耶？』我復語曰：『五比丘！汝等本時見我如是諸根清淨，光明照耀耶？』時，五比丘復答我曰：『本不見卿諸根清淨，光明照耀。卿瞿曇！今諸根清淨，形色極妙，面光照耀。』

「我於爾時即告彼曰：『五比丘！當知有二邊行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：一曰著欲樂下賤業，凡人所行；二曰自煩自苦，非賢聖求法，無義相應。五比丘！捨此二邊，有取中道，

成明成智，成就於定，而得自在，趣智趣覺，趣於涅槃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謂為八。』意欲隨順教五比丘，教化二人，三人乞食，三人持食來，足六人食；教化三人，二人乞食，二人持食來，足六人食。我如是教，如是化彼，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。求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，得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。生知生見，定道品法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「於是，世尊復告彼曰：『五比丘！有五欲功德可愛、可樂、可意所念，善欲相應。云何為五？眼知色，耳知聲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觸。五比丘！愚癡凡夫而不多聞，不見善友，不知聖法，不御聖法，彼觸染貪著，憍慠受入，不見災患，不見出要，而取用之。當知彼隨弊魔，自作弊魔，墮弊魔手，為魔網纏，魔羂所纏，不脫魔纏。五比丘！猶如野鹿，為纏所纏，當知彼隨獵師，自作獵師，墮獵師手，為獵師網纏，獵師來已，不能得脫。如是，五比丘！愚癡凡夫而不多聞，不見善友，不知聖法，不御聖法。彼於此五欲功德觸染貪著，憍慠受入，不見災患，不見出要，而取用之。當知彼隨弊魔，自作弊魔，墮弊魔手，為魔網纏，魔纏所纏，不脫魔纏。

「『五比丘！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，而知聖法，又御聖法，彼於此五欲功德，不觸、不染、不貪、不著，亦不憍慠、不受入，見災患，見出要，而取用之。當知彼不隨弊魔，不自作魔，不墮魔手，不為魔網所纏，不為魔纏所纏，便解脫魔纏。五比丘！猶如野鹿得脫於纏，當知彼不隨獵師，不自在獵師，不墮獵師手，不為獵師網所纏，獵師來已，則能得脫。如是，五比丘！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而知聖法，又御聖法，彼於此五欲功德，不觸、不染、不貪、不著，亦不見憍慠、不受入，見災患，見出要，而取用之。當知彼不隨弊魔，不自在魔，不墮魔手，不為魔網所纏，不為魔纏所纏，便解脫魔纏。

「『五比丘！若時如來出興于世，無所著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眾祐，彼斷，乃至五蓋、心穢、慧羸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禪成就遊。彼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修學漏盡智通作證。彼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習、知此苦滅、知此苦滅道如真。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習、知此漏滅、知此漏滅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。解脫已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於爾時自在行，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臥。所以者何？彼自見無量惡不善法盡。是故彼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臥。

「『五比丘！猶如無事無人民處，彼有野鹿，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伏、自在臥。所以者何？彼野鹿不在獵師境界。是故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伏、自在臥。如是，五比丘！比丘漏盡得無漏，心解脫、慧解脫，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於爾時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臥。所以者何？彼自見無量惡不善法盡。是故彼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臥。五比丘！是說無餘解脫，是說無病無上安隱涅槃，是說無老、無死、無愁憂慼、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。』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阿難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羅摩經第三竟(四千一百二十一字)

（二○五）中阿含晡利多品五下分結經第四(第五後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曾說五下分結，汝等受持耶？」諸比丘默然不答。

世尊復再三告諸比丘：「我曾說五下分結，汝等受持耶？」諸比丘亦再三默然不答。

爾時，尊者鬘童子在彼眾中。於是，尊者鬘童子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曾說五下分結，我受持之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鬘童子！我曾說五下分結，汝受持耶？」

尊者鬘童子答曰：「世尊曾說初下分結，是我受持，欲、恚、身見、戒取、疑，世尊說第五下分結，是我受持。」

世尊訶曰：「鬘童子！汝云何受持我說五下分結？鬘童子！汝從何口受持我說五下分結耶？鬘童子！非為眾多異學來，以嬰孩童子責數喻詰責汝耶？鬘童子！嬰孩幼小，柔軟仰眠，意無欲想，況復欲心纏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說欲使。鬘童子！嬰孩幼小，柔軟仰眠，無眾生想，況復恚心纏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說恚使。鬘童子！嬰孩幼小，柔軟仰眠，

無自身想，況復身見心纏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說身見使。鬘童子！嬰孩幼小，柔軟仰眠，無有戒想，況復戒取心纏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說戒取使。鬘童子！嬰孩幼小，柔軟仰眠，無有法想，況復疑心纏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說疑使。鬘童子！非為眾多異學來，以此嬰孩童子責數喻詰責汝耶？」於是，尊者鬘童子為世尊面訶責已，內懷憂慼，低頭默然，失辯無言，如有所伺。

彼時，世尊面前訶責鬘童子已，默然而住。爾時，尊者阿難立世尊後，執扇扇佛。於是，尊者阿難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今正是時。善逝！今正是時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五下分結者，諸比丘從世尊聞已，善受善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

尊者阿難白曰：「唯然。當受教聽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或有一為欲所纏，欲心生已，不知捨如真，彼不知捨如真已，欲轉熾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結。阿難！或有一為恚所纏，恚心生已，不知捨如真，彼不知捨如真已，恚轉熾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結。阿難！或有一為身見所纏，身見心生已，不知捨如真，彼不知捨如真已，身見轉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結。阿難！或有一為戒取所纏，戒取心生已，不知捨如真，彼不知捨如真已，戒取轉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結。阿難！或有一為疑所纏，疑心生已，不知捨如真，彼不知捨如真已，疑轉熾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結。

「阿難！若依道、依跡，斷五下分結；彼不依此道、不依此跡，斷五下分結者，終無是處。阿難！猶如有人欲得求實，為求實故，持斧入林，彼人見樹成就根、莖、枝、葉及實，彼人不截根、莖，得實歸者，終無是處。如是。阿難！若依道、依跡，斷五下分結；不依此道、不依此跡，斷五下分結者，終無是處。阿難！若依道、依跡，斷五下分結，彼依此道、依此跡，斷五下分結者，必有是處。阿難！猶如有人欲得求實，為求實故，持斧入林，彼人見樹成就根、莖、枝、葉及實，彼人截根、莖，得實歸者，必有是處。如是。阿難！若依道、依跡，斷五下分結，依此道、依此跡，斷五下分結者，必有是處。

「阿難！依何道、依何跡，斷五下分結？阿難！或有一不為欲所纏，若生欲纏，即知捨如真，彼知捨如真已，彼欲纏便滅。阿難！或有一不為恚所纏，若生恚纏，即知捨如真，彼知捨如真已，彼恚纏便滅。阿難！或有一不為身見所纏，若生身見纏，即知捨如真，

彼知捨如真已，彼身見纏便滅。阿難！或有一不為戒取所纏，若生戒取纏，即知捨如真，彼知捨如真已，彼戒取便滅。阿難！或有一不為疑所纏，若生疑纏，即知捨如真，彼知捨如真已，彼疑纏便滅。阿難！依此道、依此跡，斷五下分結。

「阿難！猶恒伽河，其水溢岸。若有人來彼岸，有事欲得度河，彼作是念：『此恒伽河，其水溢岸，我於彼岸有事欲度，身無有力令我安隱浮至彼岸。』阿難！當知彼人無力。如是，阿難！若有人覺、滅、涅槃，其心不向而不清淨，不住解脫。阿難！當知此人如彼羸人無有力也。阿難！猶恒伽河，其水溢岸。若有人來彼岸，有事欲得度河，彼作是念：『此恒伽河，其水溢岸，我於彼岸有事欲度，身今有力令我安隱浮至彼岸。』阿難！當知彼人有力。如是，阿難！若有人覺、滅、涅槃，心向清淨而住解脫。阿難！當知此人如彼力人。

「阿難！猶如山水，甚深極廣，長流駛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無船，亦無橋梁。或有人來彼岸，有事則便求度，彼求度時而作是念：『今此山水甚深極廣，長流駛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無船，亦無橋梁而可度者。我於彼岸有事欲度，當以何方便令我安隱至彼岸耶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寧可於此岸邊收聚草木，縛作椑栰，乘之而度。』彼便岸邊收聚草木，縛作椑栰，乘之而度，安隱至彼。如是，阿難！若有比丘攀緣厭離，依於厭離，住於厭離，止息身惡故，心入離、定故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、樂，得初禪成就遊。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，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已，住彼必得漏盡，設住彼不得漏盡者，必當昇進得止息處。

「云何昇進得止息處？彼覺、觀已息，內靖、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得第二禪成就遊。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，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已，住彼必得漏盡，設住彼不得漏盡者，必當昇進得止息處。云何昇進得止息處？彼離於喜欲，捨無求遊，正念正智而身覺樂。謂聖所說，聖所捨、念、樂住、空，得第三禪成就遊。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，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已，住彼必得漏盡，設住彼不得漏盡者，必當昇進得止息處。云何昇進得止息處？彼樂滅、苦滅，喜、憂本已滅，不苦不樂、捨、念、清淨，得第四禪成就遊。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，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已，住彼必得漏盡，設住彼不得漏盡者，必當昇進得止息處。

「云何昇進得止息處？彼度一切色想，滅有礙想，不念若干想，無量空，是無量處成就遊，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，彼依此處、觀覺興衰已，住彼必得漏盡，設住彼不得漏盡者，必當昇進得止息處。云何昇進得止息處？彼度一切無量空處，無量識，是無量識處成就

遊。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，彼依此處，觀覺興衰已，住彼必得漏盡，設住彼不得漏盡者，必當昇進得止息處。云何昇進得止息處？彼度一切無量識處，無所有，是無所有處成就遊。彼若有所覺，或樂或苦，或不苦不樂。彼觀此覺無常，觀興衰、觀無欲、觀滅、觀斷、觀捨。彼如是觀此覺無常，觀興衰、觀無欲、觀滅、觀斷、觀捨已，便不受此世，不受此世已，便不恐怖，因不恐怖，便般涅槃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「猶去村不遠，有大芭蕉，若人持斧破芭蕉樹，破作片，破為十分，或作百分。破為十分，或作百分已，便擗葉葉，不見彼節，況復實耶？阿難！如是比丘若有所覺，或樂或苦，或不苦不樂，彼觀此覺無常，觀興衰、觀無欲、觀滅、觀斷、觀捨。彼如是觀此覺無常，觀興衰、觀無欲、觀滅、觀斷、觀捨已，便不受此世，不受此世已，便不恐怖，因不恐怖已，便般涅槃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」

於是，尊者阿難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甚奇！甚特！世尊為諸比丘依依立依，說捨離漏，說過度漏，然諸比丘不速得無上，謂畢究竟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阿難！如是。阿難！甚奇！甚特！我為諸比丘依依立依，說捨離漏，說過度漏，然諸比丘不速得無上，謂畢究竟盡。所以者何？人有勝如故，修道便有精麤，修道有精麤故，人便有勝如。阿難！是故我說人有勝如。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阿難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下分結經第四竟(二千三百二十六字)

（二○六）中阿含晡利多品心穢經第五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不拔心中五穢，不解心中五縛者，是為比丘、比丘尼說必退法。云何不拔心中五穢？或有一疑世尊，猶豫、不開意、不解意、意不靖。若有一疑世尊，猶豫、不開意、不解意、意不靖者，是謂不拔第一心穢，謂於世尊也，

如是法、戒、教。若有諸梵行，世尊所稱譽，彼便責數、輕易、觸嬈、侵害，不開意、不解意、意不靖，是謂第五不拔心中穢，謂於梵行也。

「云何不解心中五縛？或有一身不離染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。若有身不離染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一不解心縛，謂身也。復次，於欲不離染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。若有於欲不離染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二不解心縛，謂欲也。

「復次，有一所說聖義相應，柔軟無疑蓋，謂說戒、說定、說慧、說解脫、說解脫知見、說損、說不聚會、說少欲、說知足、說斷、說無欲、說滅、說燕坐、說緣起，如是比丘，沙門所說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三不解心縛，謂說也。復次，數道俗共會，調亂、憍愒、不學問。若有數道俗共會，調亂、憍愒、不學問者，彼心不趣向、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此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四不解心縛，謂聚會也。

「復次，少有所得故，於其中間住，不復求昇進。若有少所得故，於其中間住，不復求昇進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此心不趣向，不靖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五不解心縛，謂昇進也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不拔此心中五穢，及不解此心中五縛者，是謂比丘、比丘尼必退法也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善拔心中五穢，善解心中五縛者，是謂比丘、比丘尼清淨法。

「云何善拔心中五穢？或有一不疑世尊，不猶豫、開意、意解、意靖。若有不疑世尊，不猶豫、開意、意解、意靖者，是謂第一善拔心中穢，謂於世尊也，如是法、戒、教。若有梵行，世尊所稱譽，彼不責數、不輕易、不觸嬈、不侵害，開意、意解、意靖，是謂第五善拔心中穢，謂於梵行也。

「云何解心中五縛？或有一身離染、離欲、離愛、離渴。若有身離染、離欲、離愛、離渴者，彼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一解心中縛，謂身也。復次，於欲離染、離欲、離愛、離渴。若有於欲離染、離欲、離愛、離渴者，彼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

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二解心中縛，謂欲也。

「復次，有一所說，聖義相應，柔軟無疑蓋，謂說戒、說定、說慧、說解脫、說解脫知見、說損、說不聚會、說少欲、說知足、說斷、說無欲、說滅、說燕坐、說緣起，如是比丘，沙門所說者，彼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三解心中縛，謂說也。復次，不數道俗共會，不調亂、不憍愓學問。若有不數道俗共會，不調亂、不憍愓學問者，彼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四解心中縛，謂不聚會也。

「復次，少有所得故，於其中間不住，復求昇進。若有少所得故，於其中間不住，復求昇進者，彼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。若此心趣向，靖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斷燕坐者，是謂第五解心中縛，謂昇進也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善拔此心中五穢，及善解此心中五縛者，是謂比丘、比丘尼清淨法。彼住此十支已，復修習五法。

「云何為五？修欲定心成就斷如意足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依捨，趣向非品，修精進定、心定、思惟定成就斷如意足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依捨，趣向非品，堪任第五，彼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。成就自受者，必知必見，必正盡覺，至甘露門，近住涅槃，我說無不至涅槃。猶如雞生十卵，或十二，隨時覆蓋，隨時溫暖，隨時看視，雞設有放逸者，彼中或雞子以[此/束]以足，啄破其卵，自安隱出者，彼為第一。如是比丘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自受者，必知必見，必正盡覺，必至甘露門，近住涅槃，我說無不得涅槃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心穢經第五竟(一千三百九十九字)

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六(七千八百四十六字)(第五後誦)